

马来留学生汉语运动事件习得调查分析^①

余 求真

【提要】 Talmy关于运动事件的词汇化类型说理论一经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不同语言在语义成分的合并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Talmy根据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情况的不同，把语言分为两个类型：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和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另一方面，二语习得领域也开始研究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运动事件时，L1和L2在语言类型上存在的差异给二语习得带来的影响。本文运用Talmy理论，通过分析马来留学生习得汉语运动事件时表达上的特点，发现母语是E语言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运动事件时，产生的系统性特征及偏误。

【关键词】 汉语 运动事件 语言类型 二语习得

一 引言

物体空间移动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经验活动，语言学家一直从各种角度对运动事件的概念进行描述，其中Talmy有关运动事件的理论影响最为深远。Talmy根据运动事件中不同语义成分的句法表现特征，对移动事件语言表达类型进行分类。

Talmy关于运动事件的词汇化类型说也影响到二语习得的相关研究，不同语言在语义成分的合并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语言之间的这种差异给二

^①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语习得带来影响。

二 Talmy 运动事件类型学理论

Talmy 最早提出运动事件理论，他认为一个运动事件就是一个物体，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或一个物体所一直保持的静止状态。Talmy 认为运动事件主要包含四个语义成分：移动体（finger），背景（ground），运动（motion），路径（path）。简而言之，移动体就是运动的事物或人；背景是运动的参照体，如起点、终点等信息；运动是指一个事件的活动过程，一般都融合在动词中表达；路径是指主体相对背景而经由的轨迹或方向，如英语中的“out of”或动词“enter”，汉语中的趋向动词“出、进、上、下”等。

如：The man came out of the room. “The man”为移动体，“came”为运动，“out of”为路径，“the room”为背景。

运动事件的不同语义成分如何在句中表现，我们一般称之为词汇化过程。在词汇化过程中，语义成分和词汇形式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不同的语言之间也表现出差异。

Talmy 根据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情况的不同，把语言分为两个类型：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和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在卫星框架语言中，运动和方式这两个语义成分合并投射到动词词根上；而在动词框架语言中，运动和路径这两个语义成分合并投射到动词词根上。

英语：

(1) He ran into the room.

法语：

(2) Il est entré dans la chambre en courant.

“He entered the room running”

例（1）中，英语 ran 同时表示方式和移动，ran 既表明移动体“他”从屋外移到了屋内，发生了位移，同时又表明移动发生的方式，即是以跑的形式进行的。而法语中和英语 ran 对应的词只能表示方式而不表示发生了位移。

所以如例(2)所示,法语中表示“运动”的语义成分和表示“方式”的语义成分是分别影射到不同词汇成分上的。

Slobin等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S语言和V语言在描述运动事件时各自的特点。他们认为,在动词的使用上,S型语言的人倾向于将方式信息包含在主动词中,将路径信息包含在附加语中。S型语言中方式动词也比较丰富多样,除了使用“跑、飞、走”这些一般性的动词外,还常常用“蹒跚、盘旋”等描述特定姿势或动作等的方式动词。V型语言的人倾向于用主动词表示路径信息,方式信息则用分析来表示。在对路径信息的描述上,S型语言的人倾向于比较细致地描述动作的轨迹,也就是说更多地关注动态信息,较少关注静态信息。比如会说“猫头鹰从树洞里飞出来,然后向森林深处飞去”。而V型语言的人更多地关注静态信息和动作发生的场景信息,较少细致描述动作轨迹的信息。

依据这一分类,印欧语系的大部分语言,如英语、俄语、丹麦语等属于卫星框架语言。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日语、韩语等属于动词框架语言。

三 汉语运动事件研究现状

3.1 外国学者研究成果

Talmy(1985,1991)认为汉语是S型语言,现代汉语动趋式结构中趋向动词即表达了前面主动词的路径。

Slobin和Hoiting(1994)认为汉语是一种“复杂的V结构语言”。因为在汉语中可以由一个独立的动词来表达路径,也常用连动复合动词(V1-V2)即动趋式表达位移事件,而这两个动词的连用,很难分出主次来。

Slobin(2000)又否定了自己1994年的观点,认为汉语是居于S语言和V语言之间,代表第三种词汇化类型的E语言。汉语作为一种连动式语言,既有S语言的某些特征,又有V语言的某些特征。在动趋式结构中,前面的副事件动词和后面的路径动词具有同等的句法份量和重要性。

语言类型	表达手段偏好	典型句式	
V 语言	路径用动词表达, 方式用从属结构表达	P+ 从属方式动词	罗曼语系、闪语、土耳其语、日语、韩语
S 语言	路径用附加语信息表达	M+ 路径附目	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
E 语言	路径和方式用同类型的语法形式表达	M+P	连动式语言： 汉藏语、泰语、苗语……
		<方式+路径> 动词	双动词语言： 阿尔贡金语、阿萨帕斯卡语……
		方式前动词+ 路径前动词+动词	泛义动词语言： Jam injungan

注：路径动词简称P，方式动词简称M。上表是Slobin (2004) 修正后的位移事件语言类型主要特征。

3.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国内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汉语运动事件表达做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沈家煊 (2003) 通过对汉语动补结构进行“核心检测”，认为汉语基本上属于S型语言。但是由于动补结构中核心动词和附加语常常区分不明显，因此汉语不属于典型的S型语言。

阚哲华 (2010) 以“Frog, Where Are You?”中的部分图片为实验材料，对30名母语为汉语的成人进行语言产出诱导实验，以考察被试者对运动事件的语言表达。调查的结果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中位移方式/原因动词 (M)、路径动词 (P) 单用作谓语的不多，主要以M+P形式出现。最后统计结果表明，汉语在使用路径动词做谓语中心词与使用副事件动词做谓语中心词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两类动词做谓语中心词的机会几乎相等。见下表：

动词类型		所占比例
M做谓语		13%
P做谓语	简单P 复合P	6%
M+P		65%
非位移动词		16%

上表引自阚哲华汉语“青蛙，你在哪儿？”语篇中的动词模式分布。图中，M为位移动词/原因动词，如飞、扔、跑等；P为路径动词，包括非指示路径动词，如上、下、进、出，指示路径动词，如来、去。M+P为动趋式，如飞出来，跑过去。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汉语在使用路径动词做谓语中心词和使用副事件动词做谓语中心词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两类动词做谓语中心词的机会几乎相等。

(2) 汉语有丰富的位移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

汉语位移方式动词词目丰富，常见的如：奔、蹦、闯、顶、躲、翻、飞、滚、滑、拉、流、跑、扑、骑、摔、逃、跳等；汉语路径动词分为两大类，指示路径动词“来”和“去”，表达跟说话人相关的位移方向。非指示路径动词包括上、下、进、出、回、到、过、拢、开等。

(3) 阚哲华的考察还发现汉语倾向于将一个复杂的位移事件切分成几个片段来叙述，而且在运动事件的叙述中不带背景成分的光杆动词比英语多，较少背景描述。这一点上汉语和西班牙语类似，每个位移动词充其量带一个背景成分(起点、终点或经过)，其他背景信息由语境来推断。可以看出汉语有部分V语言的特征。

刘礼进(2014)收集整理来自互联网的语料，总结汉语中表示运动事件的句型主要有以下五类：

(1) M+P：

我们又翻越了几道沙山。

云雾迅速卷过一座座山头。

- (2) M+ (动前/动后) 介词
我们只能在二楼三楼徘徊了。
他们奔向沙漠中的绿洲。
- (3) M+ 宾语
我们走了两百米左右。
几只水鸭扑着翅膀。
- (4) P (简单) + 宾语
我们的车出了高松。
我们进房间, 放好东西。
- (5) P (复合) + 宾语
我们的车开过温泉。
当晚他们再出发去附近其它住人岛礁。

四 运动事件表达的二语习得研究

4.1 Slobin假说

Slobin在Talmy理论上提出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其核心思想是,当我们学习一种语言时,同时也学习它表达思想的方式。因为每一种语言类型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一种语言就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某种固定的语言形式。而这样的词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固化成一种思维模式,很难改变。当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时,其母语中这种固化的模式可能起某种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在Slobin假说的基础上,Cadierno认为二语习得中的运动事件表达习得可能有两个基本问题: L1与L2属于同一语言类型, L1与L2属于不同语言类型,这两种情况下学习者在习得运动事件表达时表现出哪些差异?如果L1与L2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学习者在习得运动事件表达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二语的表达方式?

4.2 国外学者运动事件习得研究

目前国际上从二语习得角度研究运动事件表达的学者主要有 Inagaki, Cadierno, Robinson, Navarro, Nicoladis 等。

Inagaki 对运动方式动词(比如 walk“走”)和运动方向动词(比如 go“去”)在英语和日语中的不同表达作了考察并研究这种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英语中表示运动和方式的两种语义要素常常可以合并,而在日语中运动和方式这两种义素一般不能合并。Inagaki 的研究表明,二语习得在涉及词汇化类型不同的语言时确实存在方向性差异。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在习得英语词汇化形式(“运动+方式”)没有什么困难,而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即便日语水平达到高级程度也会产生过度概括问题,会认为“运动+方式”的合并是日语允许的词汇化形式。

Cadierno 从 2004 年开始连续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她观察丹麦语学习者习得西班牙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的情况,并将其与意大利语学习者习得西班牙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情况进行对比。Cadierno 的实验分别邀请了两组被试:16 名母语为丹麦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16 名西班牙成人母语者。该研究数据收集来自两组被试者看《青蛙,你在哪里?》这本无字卡通图画故事书,然后把每幅图上的内容写下来。结果表明,母语为丹麦语的学习者在运用西班牙语表达运动事件时,受母语丹麦语影响较大,学习者使用的动词类型少于本族语者,学习者对运动路径的表达的复杂度和精细度都高于本族语者,学习者的表达中也更多地加入背景附加成分。显然学习者母语丹麦语是 S 型语言,西班牙语属 V 型语言。L1 与 L2 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时,学习者的二语运动事件表达会受到来自母语的干扰。

Cadierno & Robinson 还做了另一个试验,考察母语分属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学习同一种语言时运动事件表达情况的差异。被试者分别是 20 名丹麦语学习者和 20 名日语学习者,他们被要求用英语描述图片中的运动事件。结果表明,L1 和 L2 属同一语言类型的丹麦语学习者在表达英语运动事件时,更多地提及背景,也就是说更像地道的英语表达。而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在用英语表达运动事件时,明显表现出母语干扰的痕迹。

4.3 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二语习得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运动事件的二语习得问题，主要有许子艳，李雪，郝美玲，王芬等。许子艳（2014）主要研究了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习得英语运动事件表达时表现出的特点。许分别调查了15名中级英语水平的学习者，15名高级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和29名英语本族语者，通过对他们运动事件表达的材料进行分析对比，由于英语汉语类型学的差异，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英语运动事件表达时，汉语的框架结构对于路径表达习得存在迁移作用。由于英汉框架结构的差异，运动方式动词的习得对中国学生构成很大的困难。许还发现英汉在同一分句中表达两个背景信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郝美玲，王芬（2015）把运动事件的二语习得理论应用到汉语运动事件习得的研究中。他们研究母语为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运动事件时可能受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实验分别选取了30名英语和俄语为母语的学习者，30名西班牙语和法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材料同样是《青蛙，你在哪儿》卡通图画书，要求被试者用汉语详尽地描述书中的内容。最后统计结果表明，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在用汉语描述运动事件时，会受到母语类型特征的影响，而且运动事件的不同要素受母语特征的影响也不一致。因为汉语介于S型语言和V语言之间的不同类型语言，因此来自S语言的英语俄语学习者和来自V语言的西班牙语语法学习者，在习得汉语的运动事件表达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五 实验

5.1 被试

本实验被试为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母语为马来语的20名汉语学习者。他们的汉语水平分为初中、高级，都通过HSK5级。

5.2 实验材料

Mayer（1965）的Frog, Where are you?是一本由24幅图画构成的儿童图画书，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和他的狗一起去寻找宠物小青蛙的故事。书中包

含大量运动事件，已被三十多个国家的研究者用于运动事件相关研究。

5.3 实验程序

要求被研究对象从头至尾仔细看完所有图画，用汉语详尽地讲述图画中的故事。由于水平问题，某些生僻的词语提前告知被试。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一对一进行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

5.4 数据分析及结果

- (1) 统计被试在表达运动事件时，主要动词使用情况。
- (2) 统计被试在叙述运动事件时句式使用情况；
- (3) 统计被试的偏误情况。

六 马来西亚留学生在表达运动事件时的特点

6.1 核心动词使用情况

分析从马来学生收集来的语料，位移动词一共 16 个，位移动词+路径动词表达运动事件占主要多数。

位移动词（包括方式动词，原因动词）：

放、爬、躲、伸、掉、走、飞、追、追逐、顶、跑、跳、蹦、游、追踪、趴、

路径动词：

来、去、进、到、上、出、过

出来、下去、进来、上去、进去、出去、

位移动词+路径动词：

爬出来、爬上去、追上、掉出去、走到、飞出来、追上、爬上、躲起来、顶上去、跑到、跑过去、掉进、爬到、跳出来、蹦过去、游到

6.2 句式使用情况

根据刘礼进等学者的研究分析,汉语运动事件句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M+P;M+介词+终点;M+宾语;P(简单)+宾语;P(复合)+宾语等句型。马来留学生描述运动事件时,这几种句型都有涉及。

(1) 核心动词部分为M+P

小孩儿想躲起来。

大卫爬上那棵树。

介词+起点+M+P:

小孩儿从树上掉了下去。

那只调皮的青蛙从瓶子里爬出来。

(2) M+介词+终点

他把青蛙放在一个瓶子里。

可能青蛙躲在瓶子下吧。

(3) M+宾语

我们走了两百米左右。

猫头鹰追踪他们。

(4) P+宾语

大卫和狗狗去公园找青蛙。

有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了。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语料,马来学生在表达运动事件时,采用的句式主要有M+P式,单独使用方式动词或路径动词的句式都比较少,而且能在句子中简单地表达运动的起点或终点。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按照Slobin的分类,南岛语属于E型语言,M+P结构是典型的运动事件句型。所以马来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运动事件的表达时,在选择表达方式上母语和第二语言有一致性,出现的错误较少。

七 马来留学生运动事件偏误分析

Talmy认为运动事件主要包含四个要素:移动体(finger),背景(ground),

运动 (motion), 路径 (path)。我们分别从这四个要素出发, 观察分析马来留学生在描述汉语运动事件常见偏误并分析其原因。

7.1 路径动词使用偏误

现代汉语表达运动事件时最常使用的句型是M+P式, M一般为方式动词或原因动词, P多为趋向动词, 表示路径。汉语中趋向动词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类, 但是具体使用非常复杂。

趋向动词在马来语中有使用, 但常常出现在书面语中, 口语中很少用。因此马来留学生在用M+P的句型时, P的部分常常出现偏误。

(1) 趋向动词缺失:

他的狗突然从窗户上摔下(来)了。

小孩儿跑到石头后边躲(起来)。

(2) 趋向动词误用:

小孩儿从树上掉了下去(来)。

青蛙跳来(到)他身上。

(3) 趋向动词叠加误用。

青蛙就从瓶子里爬(上)出来。

狗狗把它的头放进(去)了青蛙的瓶子里。

(4) 路径动词当主要动词使用, 造成主要动词M缺失:

这时从洞里(飞)出来了一只猫头鹰。

突然有一只兔子(跑)出来。

上面的偏误情况表明, 对马来学生来说, 虽然趋向动词并不陌生, 但是汉语中M+P句式表达运动事件, M为方式动词或原因动词, P为趋向动词, M与P之间的搭配情况复杂, 他们在具体使用时还是存在很多困难。

7.2 位移方式动词、原因动词使用偏误

(1) 方式动词作核心动词, 原因动词缺失。

小狗把蜜蜂的巢掉(弄)下来。

小鹿停下来的时候把大卫掉（甩）到河里。

男孩和小狗被鹿落（推）下水塘。

在汉语中，表达致使运动事件时，核心动词一定要由原因动词来充当，路径信息则以卫星的形式出现。上面句子中“掉下来”、“掉到”、“落下”只是表示运动的方式，没有说明原因，也因此成为“把”字句中一种常见的错误。

(2) 路径动词作核心动词，原因动词缺失。

这时调皮的小狗把自己的头（伸）进瓶子里。

狗狗把蜜蜂的巢（弄）下来。

在汉语中，表达致使运动事件时，核心动词也不能由路径动词来充当，路径信息只能卫星的形式出现。上面句子中“进”、“下来”只是表示路径，因此必须加上原因动词作核心动词，这也是“把”字句中一种常见的错误。

7.3 有关背景信息的偏误

背景信息一般包括起点、终点、背景等。汉语里很多名词需要加上方位名词才能表示处所，而马来留学生在方位名词的掌握上往往出现错误。

(1) 方位名词误用或缺失：

有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了。

他们慢慢地爬到河岸旁的一个树干（一棵树上）

一个孩子爬到一个石头（上）。

那只鹿把男孩儿和狗推到池（里）。

(2) 介词介引背景信息错误。现代汉语中常常用介词“从”引出起点，用“到”引出终点，“在”可以引出动作终点，也可以表示动作发生的地点。

那只调皮的青蛙在（从）瓶子里爬了出来。

狗狗跟着蜜蜂（爬）到它们的窝里，掏它们的窝。

上面的句子，“瓶子”是青蛙爬出的起点，因此应该有介词“从”引出；“到”引出青蛙动作的终点“窝”，这样就缺动作动词，所以需加上动词“爬”。

八 结语

Talmy 的运动事件类型学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近三十年, 各国学者围绕理论展开的研究不少。不少学者也运用理论对汉语的运动事件类型进行研究归类, 寻找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特点。近年来, 从二语习得角度研究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运动事件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我们可以借鉴印欧语已有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研究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特点, 同时通过对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学习汉语运动事件时表现出的差异和特点的比较, 为相关研究和教学提供帮助。从前人对运动事件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运动事件及相关的二语习得研究还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进一步研究, 重点是运动事件四要素移动体、背景、运动、路径在汉语中的具体表现。第二, 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运动事件过程中, 运动事件的四要素所表现出的差异。第三, 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习得运动事件时表现出的差异。第四, 不同二语水平的学习者习得运动事件时表现出的差异。

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叙述《青蛙故事》时的语料, 试图探讨母语为马来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运动事件表达时所体现出的类型差异, 及产生的偏误和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

参考文献

- 郝美玲, 王芬. 来自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叙述汉语运动事件的实验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2015 (1)
- 阚哲华. 汉语位移事件词汇化的语言类型探究. 当代语言学, 2010 (12)
- 刘礼进. 汉语怎样编码位移的路径信息.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3)
- 刘岩. 韩国留学生习得现代汉语运动事件句的偏误分析.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
- 马玉学. 认知语言类型框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
- 沈家煊.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3)
- 许子艳. 英汉运动事件中背景表达对比研究.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

Talmy, Leonar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Berman R A, Slobin D I.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A Cross-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Stud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4.